

奋进之路·一线官兵的强军足迹

来到北部战区陆军某船艇大队，登上眼前这艘船艇，记者几乎没有“吃力”的感觉。与以前曾经去过的大型驱逐舰相比，这些承担着为海岛运输物资等任务的船艇在“块头”上要小很多——

从艇艏到艇艉，长度只有几十米。海面平静的时候，走完这段距离，用不了几分钟。船艇兵用于作业和起居的舱室同样狭窄，记者用脚步丈量了一个集学习和就餐功能于一体的房间，算下来仅十几平方米。

“在驱逐舰上，一个人可能需要花个把月才能熟悉所有路线，在我们艇上，你只需要一天。”赵艇长说，“可船艇‘块头’小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训练、工作压力就小。因为舱外，是一个大世界。”

砣矶岛、大钦岛、南隍城岛、北隍城岛、大竹山岛……船艇兵常走的航线，就与这些隆起于渤海海峡的庙岛群岛紧密相连。赵艇长告诉记者：“航程虽然只有几十海里，但越靠近岛屿，航行就越危险。”

熟悉航线的过程是艰苦的，艇长和一些老兵手上的疤痕就是证明。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战风斗浪，让这条驶过了无数次的航路，早已刻印在他们的脑海中。尽管如此，一谈到出海，他们的神色立即凝重起来。因为，一旦起风，稍有不慎意外就可能发生。

在一次夜间紧急运输任务中，风浪瞬间将船艇推进养殖区。赵艇长下令极速倒船，大家迅速反应处置险情，才避免船艇被渔网等困住。

一路平安，一方平安

■本报记者 赵倩

采访过程中，很多水兵都提起海上环境的变幻莫测与险象环生。但谈到如果有选择，是不是会继续闯荡这个“大世界”时，几乎所有人都说出了“会”。

问及原因，有的水兵说：“因为我们有榜样，再凶险的海况，老兵们都经历过，他们照样挺过来了。”有的水兵说：“踏上这条路，我们责无旁贷。”还有的水兵说：“因为，守岛的战友需要我们。”

看着这些青春的面庞和清澈的眼神，听着他们朴实的话语，记者一下子

想起了来这里采访前，部队领导说的那番话——“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终日奔波，才有了守岛官兵的一方坚守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守，才有了这片海域的安宁。”

由此，记者对“海疆永固”一词突然有了新的理解。在祖国辽阔的海疆和更广阔的海洋中，在更偏远的海岛上，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像船艇兵这样的战风斗浪者。

又一艘船艇将要离港。望着船艇上

的官兵，记者不住地对他们挥手，喊着“一路平安”。

一路平安，一方平安。看着船艇渐行渐远，一旁的赵艇长说：“任何时候，只要守岛官兵需要，我们就会出现在这条航线上。因为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意义。”

记者手记

航行万里犁出“海上年轮”

■本报记者 赵倩

特稿

20年，10万海里，两个数字交汇出一艘船艇的奋进之路。

眼前这艘北部战区陆军某船艇大队的船艇已在海上走过了整整20个年头，运输里程超过10万海里。船艇上的一位老兵笑言：“如果是绕行地球赤道，我们也快完成第5圈了。”

在该船艇大队，水兵们驾驶船艇来往于岛屿和陆地之间，一次次为守岛官兵送去物资和给养。

船艇的海上航迹，也是水兵的人生里程。

一天又一天，一圈又一圈。如果可以复现，这些累积的航迹，如同不断叠加的“海上年轮”，每一圈都记录着水兵们战风斗浪的成长与蜕变。

一条风多浪大的航道

这是一条并不好走的航道。

渤海海峡地处风道，年均大风天气超过60天。位于庙岛群岛最北部的北隍城岛，一年中大风天气更是超过100天。

数字的背后，是该船艇大队水兵们在海上所经历的种种挑战与艰辛。

“起风了！”这句话总能让大家心头一紧，这意味着他们将要面对晕船带来的不适乃至煎熬。

上等兵钟锦涛至今记得他第一次出航的情形。那天天气不好，船艇一直在海浪的波峰与波谷间艰难前行。由于晕船，他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，躺在铺位上动弹不得，全身一阵一阵地冒冷汗。

实际上，那次任务中的船艇左右倾斜程度还不到15度。在许多老兵眼里，这简直是“小菜一碟”，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在记忆里翻找出更为艰辛的出海经历。

一位艇长对一次任务中突然袭来的风浪记忆犹新。那时，巨浪跃上甲板，猛烈拍打着驾驶室的窗户，晃动中的船艇发出异样声响。他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倾仪，摆锤已经指向25度。

原本在桌面上的物品散落了一地，就连一些老兵也把胆汁吐了出来。艇长强迫自己保持头脑清醒，用武装带将身体和舱位绑在一起，凭借顽强的意志，和另一名战友驾驶船艇抵达目的地。靠岸那一刻，他一上码头就瘫坐在地上，很久才恢复过来。

很多时候，与忍受晕船带来的强烈不适感相比，水兵们更担心船艇的安全，因为排水量不算大的船艇更容易受到风浪的影响。

在一次返航途中，二级军士长闫广猛遭遇了滞航——极大的风速让顶风航行的船艇几乎无法前进。

“大风刮了近1个小时，我们开足马力尽量让船艇保持稳定。”那是在船艇上工作了近20年的闫广猛第一次感到恐惧。但这种恐惧只是一闪念，他很快冷静下来，开始和战友全力应对眼前的风浪，直到船艇脱险。

“船艇完成靠泊，并不意味着风浪的影响终止。越是这时，越需要留意。”三级军士长杜大有说，天气不好的时候，水兵会轮流值班，每10分钟就到舱室外转一转，检查设备情况。

“有一次突然听到砰的一声，是船艇和码头之间的碰垫被撞爆了。”杜大有回忆，他们也遇见过缆绳在夜里被风浪扯断的情况，此时便需要立刻加缆或抛锚，防止船艇失控、受损。

一级军士长魏忠峰坦言，在船上待得越久，心越是悬着。人们习惯用劈波斩浪或乘风破浪来形容水兵的生活，但



上图：北部战区陆军某船艇大队参加联演联训。

右图：航海兵在驾驶室操纵船艇航行。

苗青摄



魏忠峰觉得：“面对变化无常的海洋，准确地说，我们是在战风斗浪。”

刚成为水兵时，魏忠峰在一次夜航任务中，跟随艇长前往甲板眺望海况。结果，一个巨大的海浪扑来，瞬间将魏忠峰卷进海里。一个浪涌，他才借着海水浮力和班长的帮助爬上船艇。之后有一段时间，他常梦到海水漫过头顶，随后在快要“窒息”时惊醒。

这次意外落海造成的阴影，随着魏忠峰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升而慢慢消失，但他心头的安全弦始终绷着。他清晰地认识到，只有更加周到细致、沉着冷静，才能有效处置各种险情，确保战友和船艇的安全。

如今，即便没有运输任务，每天打开“全球潮汐”软件仍是魏忠峰雷打不动的习惯，多大风速、浪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，他时常温习。

“缆绳要多绑几道”“航行时抓紧扶手”“舱门的每一道保险都必须上紧”……岁月的海洋里，每一朵翻腾的浪花都让魏忠峰觉得“正和战友一起成长”。他曾一次次紧紧抓住险些滑下楼梯的新兵，避免了他们因磕碰而受伤，也曾一把拉起被大浪卷入海中的战友，靠着惊人的臂力将其拽进舱室。

如今，魏忠峰已经在船艇上工作了快30年。这名久经考验的老兵，眼神里透着一种沉静和睿智：“大风大浪，最能雕刻水兵的意志。”

一条守岛官兵的“托底线”

谈及运输任务，年轻的水兵大多

用“向往”“壮观”等词语来表达对大海的喜悦，但有经验的老兵常会提醒他们要保持对大海的敬畏。这种敬畏，既是出于对大自然威力的认知，更是因为他们明白，出航即意味着肩负重任、使命必达。

航线这头，执行任务的船艇兵一大早便会在码头装载货物，核对与任务有关的各类事项是否落实到位。

作为生活必需品的淡水 and 食物、应对日常病痛的药品、家人寄来的包裹、训练所需的装备和器材……船舱里，大量物品满满当当且井然有序。

航线另一头的岛屿上，守岛官兵总是满心期盼着船艇的到来。

没有人比三级军士长韩彬彬更能理解这种期盼。10多年前，他曾驻守过大钦岛和砣矶岛。

“刚上岛时，感觉那里像仙境，美得不真实。但待一阵子，日子就变得难熬。”韩彬彬说。

岛上，连井水都带着咸味。为了节省有限的淡水，官兵们有时会趁下雨时刷鞋。对于蔬菜，大家会选择一片一片地吃，没人舍得浪费。

除了生活条件的艰苦，更磨人的是心里的空。上岛久了，生活单调，天天见的都是那些熟人，大家很渴望见到新面孔。

因而，船艇来岛的那天，就成了守岛官兵的幸福日子。他们会早早在码头等着，期待着物资的补给，也希望能和远道而来的船艇兵们多说上几句话。岛上的果树多，韩彬彬记得，他曾热情地请水兵们吃桑葚，一位年轻的小伙直喊甜，吃成了小花脸。

后来韩彬彬考士官学校，毕业后分配到船艇大队，从守岛兵变成了运输物资的船艇兵。

“我们会尽量将物资全部装进船舱，无论这件东西大或小、重或轻。不少物品都承载着深情，必须保证它们完好无损地送达。”韩彬彬说。

韩彬彬也曾经历过一些紧急救援时刻。有的官兵在巡逻时不慎被草从里蹦出的毒蛇咬伤，有的官兵在半夜突发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手术……这时，船艇大队就会派出水兵驾艇赶到，及时送伤病员上岸就医。

从某种程度上讲，船艇兵所担负的使命任务已远超运输本身，他们是连接岛屿与陆地的纽带和桥梁，也是让每一位守岛官兵感到“托底”的一种存在。

因此，这些连接陆地和岛屿的航线有了一个新名字——“托底线”。

群岛之中，条件较为艰苦的是大竹山岛，一座“无居民、无淡水、无耕地、无航班”的“四无”小岛。

前些年，大竹山岛上挖了井，但井水并不能满足所有人员的用水需求，大量的淡水等物资仍然依靠外界运送。没有民船通航，部队的船艇是从陆地通往大竹山岛的唯一交通工具。

海况不为人力所控制。一次风暴潮来袭，船艇持续十几天未能出海。大竹山岛的官兵为防止完全断粮，便去海边钓鱼“自我补给”。船艇大队的水兵们急得团团转，后来趁着风浪暂歇的间隙紧急实施了补给。

“船艇入港的汽笛声太好听了。”岛上的一名士兵很是感慨，他特意在当月的黑板报上画出了那艘为他们紧急运送物资的船艇，表达心中感激之情。

每次前往大竹山岛，船艇兵们都需要做好万全准备。该岛是庙岛群岛中最难靠泊船艇的岛屿，四周的洋流和地形

十分复杂。

那年春节前夕，大竹山岛官兵的家属们从祖国各地赶来，登上了闫广猛所在的船艇，期待着一一年中的大团圆。

冬天是海况变化最快的季节，闫广猛记得，那天刮的是东北风。由于风势过大，涌浪不断，已经抵达码头的船艇尝试多次后依然没能靠岸。

“无法靠泊，准备返航！”听到这一消息，一些怀里抱着孩子的军嫂流了泪，只能朝着岸边等待已久的官兵暂时挥手作别。

作为亲历者，这么多年过去，闫广猛始终忘不了那天的情形：“从那以后，我苦下功夫提升专业本领，下决心不让这种场景再次出现。”

又是一次相逢。守岛官兵的视线里，一艘船艇在湛蓝的海面上由远及近，朝着码头缓缓驶来。海天之间，长长的汽笛声响起，仿佛在宣告水兵们的顺利抵达。

一条平凡而又不凡的人生路

得知和自己同时入伍的老乡被分到了一艘大型军舰上当机电兵，上等兵王敬尧十分羡慕。

和远航于深海的大型军舰相比，王敬尧所在的船艇的确有点小。他曾在船艇检修任务中去过一家大型船厂：“我们小艇的最高点才和一旁那艘护卫舰的甲板平齐。”

这让王敬尧有了强烈的落差感：“都是机电兵，谁不想登上更大的军舰呢？”

选择入伍时的那份坚定，在王敬尧的心里渐渐动摇，直到他看见二级军士长路宏图脸上那抹笑容。

那天，听说一艘修理船上的老班长收集到一些零部件后，路宏图急匆匆搭车出去了。“拿到了，拿到了！”回来时，这位平时略显严肃的机电班长笑得像个孩子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些油乎乎的配件。

为了说服老班长拿出这些“宝贝”，路宏图“差点磨破嘴皮子”。也许是看出了王敬尧的疑惑，路宏图解释说：“别小看这些零部件，它们能在关键时刻让船艇多一点保障，从而更好地发挥作用。”

从路宏图的笑容和解释中，王敬尧忽然明白了一点：“没有平凡的岗位，任何工作都可通过努力获得成就感和自豪感。将眼下的每一件事做到极致，就是不凡人生的开端。”

自此，王敬尧开始全身心投入训练和工作中，能力增幅明显。一次出航任务中，发动机突然出现故障，他比路宏图更快地找到了损坏点，两人几分钟内就解决了问题。

二级上士祝振宝也曾有过类似的心路历程。刚到船艇大队的时候，他觉得每天的工作训练“没啥稀奇”，自己就是一个不会被人记住的水兵。

那年八一建军节，祝振宝所在的船艇前往大钦岛执勤，岛上的官兵又是送菜又是送肉。“他们的给养也不多，还省下来给我们吃。”那一刻，祝振宝被感动了。更让他感动的是，一名岛上的战友握着他的手不放：“上次给我们送给养的战友里就有你。”

如今，祝振宝已经在船艇上工作了10年，他常对新战友说的一句话是：“被需要是一种幸福。”

在船艇上，像这样的平凡故事还有很多。

一级上士吴天安是油料运输船上的的一名水兵。“油料具有挥发性，弥漫在空气中十分危险。”每次完成运输任务后，他们都要将油舱内剩余的油料一点点擦拭干净。

这是个考验体力和耐力的工作。油舱很大，五六个人一起清理，要花上两到三天才能完成。

到了夏天，油料挥发得快，有时熏得人睁不开眼睛，他们只能隔一段时间就跑到甲板上透透气，然后再下舱去清理。

在吴天安眼里，这些是一名水兵的必修课：“只有拥有了毅力和恒心，才能在这漫漫海路上走得更远。”

几乎所有常年生活在海上的水兵都被风湿、关节炎等疾病困扰着，但很少有人提起这些。他们不约而同谈到一种感觉：在船上待久了，忽然来到岸上，会感觉陆地坚硬得不真实。

某艘船艇入列以来，路宏图就跟着上了艇，此后的20多年，他绝大多数时间都与这艘船艇朝夕相伴。他对记者说，休假在家时，听不见轰隆隆的机器声，四周没了浓重的水汽，反倒不习惯了。听了这句话，一种敬意从记者心头涌起——对路宏图来说，与其说他熟悉了这种环境，不如说他习惯了肩头有责任感的感觉。

平凡而又不凡，这就是船艇大队的水兵们！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，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，但这不妨碍他们在一次次战风斗浪中经历时代的淘洗，一步步肩负起重任，也并不妨碍他们在岗位上全力以赴，持续释放青春能量，与其他战友一起筑起牢不可破的海上钢铁长城。

（采访中得到郭华超、付超、王旭伟大力支持，特此感谢）